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

五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卷之九

列傳

王渾 濟



大率

王渾字玄冲太原人也父昶魏司空渾沉雅有器量  
 襲父爵京陵侯參以詔安東軍事咸熙中為越騎校  
 尉以功受禪加揚烈將軍迁徐州刺史時年荒歲饑  
 渾開倉振贍百姓賴之○又大舉伐吳渾率師出橫  
 江遣陳慎張喬攻潯陽瀨鄉又擊吳將孔忠皆破之  
 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既而王  
 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登建鄴  
 宮置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皓中軍案甲不進致  
 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頓奏濬罪狀時人譏之○復  
 鎮壽陽破無空席門不傳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  
 附國詔渾錄尚書事渾所歷之職前後者稱及居  
 台輔声望日盛薨年七十五謚曰元次子濟嗣  
 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文詞俊茂  
 伎藝過人有名當世尚常山公主累迁侍中與侍中  
 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為一時秀彥○詔常會公卿藩  
 牧於式乾殿頌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  
 濟濟矣○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壻之故

晉書

有

金

發

馬

保楚  
作馬  
鳴

咸謂才能致之時父薄為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洛  
 性峻厲明法繩之由是長同異之言久之被斥於外  
 乃移第北邙山下性豪侈麗服三食時洛京地甚貴  
 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王指以帝舅  
 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用洛請以錢千方  
 與牛對射而賭之指亦自恃其能令洛先射一發破  
 的因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  
 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求之不過數十洛候其上  
 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  
 甚豐是時琉璃器中蒸餅甚美帝問其故荅曰以人  
 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洛善解馬性嘗乘  
 一馬著連乾鞞泥前有水然不肯渡洛云此必是惜  
 鞞泥使人解去使渡故杜預謂洛有馬癖帝嘗與洛  
 棊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无  
 礼於君者則剝之洛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及卒  
 孫楚雅敬洛而哭之甚悲向靈床曰鄉常好我作馬  
 鳴我為卿作之躰似声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  
 死而今王洛死乎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胡人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

跡通 亮達 有大 門本 長戰 櫛棋

姿貌不修名行不為鄉曲所稱晚乃變節踈通亮達  
恢廓有大志常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  
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  
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刺史  
燕国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配乃大會佐史令女  
於内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後除巴郡太守郡  
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  
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濬夜  
夢懸三刀於其卧屋梁上頃更又益一刀濬驚寤意  
甚惡之主簿李毅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

刀 夢

伐吳 修船 艦

明府其臨益州乎未幾果迁濬為益州刺史○**國**謀  
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船方百二十步受  
二千餘人又畫鷁首旌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  
盛自古未有拜濬為龍驤將軍於是統兵先在巴郡  
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  
生尔尔必勉之無愛死也吳人於江險碇要害之處  
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水中而逆  
距船濬乃作大筏亦方百餘步縛草為人披甲持杖  
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  
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遇鐵錐然炬燒之須臾

鐵錐 鐵鎖

兵不  
血刃  
攻死  
堅城

居美  
者未  
尺非

當  
英  
莫不  
懿

斷絕於是船無所礙備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  
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開濟軍在旗器甲屬天  
滿江威勢其威莫不破膽遂降於濬時安東將軍王  
渾已濟之功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帝釋不問濬自  
以功大而為渾人子及豪強所抑每進見陳其伐功  
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母容恕  
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  
然恨所以居美者未足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  
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  
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子之  
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蘭生所以屈兼顏王  
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  
言夫不能遣諸習中是吾福也官至撫軍大將軍卒  
時年八十

唐椒

唐椒字儒宗魯國鄒人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累  
遷郡別駕又奉使詣相府計事時僚佐皆當世英  
彦見椒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帝以問參軍孔顯顯  
忌其能良久不答陳寔在坐歛板而稱曰椒之為人  
勝寔其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固

辟彬為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修業陋巷  
觀古人之遺跡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也他日謂孔穎曰近見唐彬  
卿受蔽賢之責矣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  
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  
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  
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尋上征吳之策甚  
合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多所擒獲彬知賊寇已殄  
孫皓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  
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

晉書

卷九

舉吳平以彬為右將軍持節監幽州諸軍事兼修學  
校誨誘無倦仁惠廣被遂開拓舊境由是邊境獲安  
無犬吠之警元康四年卒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  
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造征渾既獻捷橫  
江濬亦剋清建鄴于時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  
勞此焉為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  
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勳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  
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  
箕成茲具錦遂乃喧黷宸宸數亂彝倫既為戒於功

唐  
賢  
隱

臣亦致譏於清論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褊心每  
爭子之明義雋材雖多亦奚以為也唐叔畏避交爭  
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  
安得長者之行哉

**贊曰**二王摠戎淮海收同渾既害善濬亦矜功武子  
豪傑夙參朝列逞欲牛心奸情馬埒儒宗知退避名  
全節

山濤 簡

為竹  
林之  
交

山濤字巨源河內人也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然不  
群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  
便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  
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  
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崇共宿濤夜起蹴盥曰今為  
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盥曰宰相三不朝與  
尺一今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无事馬蹄間邪  
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  
後因見**景帝**累迁吏部郎**景帝**與濤書曰足下任事  
清明雅操迈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万穀二百斛  
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贈菽豉  
一枚**景帝**受禪父之迁尚書以母老辭職表疏數十



世宗  
成

上父乃見聽除議郎帝以濤清儉无以供養特給日  
契加賜牀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為比後居母喪負  
土成墳手植松栢詔奪情以濤為吏部尚書濤不得  
已就賊咸寧初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辞以  
老病帝累詔不許乃起視事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  
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曰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  
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至首衆情不容以濤  
輕重任意或諧之於帝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  
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

山公  
肇

贊  
孫

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  
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  
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孝孫  
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  
水寧之後寇賊熾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如濤言  
焉後拜司徒濤固乞骸骨使者乃卧加章綬濤曰垂  
沒之人豈可汗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康四年卒時  
年七十九左長史范略等上言濤舊室第室十間子  
孫不相容帝為之立室。初濤布衣家貧為妻韓氏  
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

我後  
常  
三公

八斗之量

及居榮貴貞值儉約侍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為萬貧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斤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子簡

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為家父所知永嘉三年出為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簡優遊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

高陽

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牽鞭向葛強何如并州兒強家在并州簡愛將也○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讌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贊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年六十卒

史臣曰若夫居官以務其務將以啟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吏曹堙滅西園有三公之

孫陶  
一川  
之任

錢文補隴有州之任會鑿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  
出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為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  
可言委以銓綜則群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  
將矯前失歸諸後正重絕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  
啟事者豈斯之謂欤若盧子家之於前代何足算也

王戎 衍 繼

神彩  
秀嫩  
眼好  
岩電

王戎字濬冲琅玕人也父渾涼州刺史○戎幼而穎  
悟神彩秀嫩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  
如岩下電年六七歲嘗與群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  
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

苦李

不如  
共阿  
成談

善談

的不  
及和

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藉素與渾為友戎年  
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藉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  
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清  
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  
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為人短小  
任率不脩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尊上已禊  
洛或問王濬曰昨游有何言談濬曰張華善說史漢  
裴頠論前言往行宏宏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  
超然玄著其為識鑒者所賞如此○戎嘗與阮藉飲  
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藉以酒少酌不及昶

王戎 九卷九

筒布

相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木可不與飲若城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為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累遷豫州刺史受詔伐吳吳平徵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為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後遷吏部尚書以母憂去取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弈碁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

死孝

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後轉司徒以王政將圯苟媚取容屬啟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婿也頠誅戎坐免官戎以晉室方亂慕遠伯玉之為人與時舒卷無蹇謬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擢鼎司而委事僚寮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遊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性好與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寶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筭計怕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

濠之節

性好與利

有人  
倫鑿  
識

顧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我色不悅女遽還  
直然後乃歡從子將婚我遺其一單求婚訖而更責  
取家有好事常出貨之恐人得種相鑄其核以此獲  
譏於世。戎有人倫鑿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  
皆欲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  
自然風塵表物裝顧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  
寧縵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我惡之躬果逆亂  
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軍客曰吾昔與嵇叔夜  
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然阮云亡  
吾便為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永與

二年薨年七十二

靈馨  
兒  
當從  
古人  
中求

衍字夷甫戎之從弟也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  
造山濤濤嗟嘆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  
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武帝聞其  
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  
中求耳嘗因宴集為族人所怒率標擲其面衍初無  
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  
謂導曰尔看吾目光乃在牛背矣後補元城令終  
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為黃門侍郎。衍既有盛才  
羨兒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傾動當世

清談

五柄  
壁  
口  
雌黃

阿堵  
物

三窟

豈豈  
清峙  
壁立  
千仞

妙善言唯談老莊為事每捉玉柄壁尾與手同也  
 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出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  
 謂之一世龍門矣後進之士莫不景慕選幸登朝皆  
 以為稱首於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常喪幼子山簡  
 弔之行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  
 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  
 服其言更為之慟。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中宮之  
 勢聚斂無厭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  
 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奉  
 阿堵物却後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  
 念而思自全之計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歆為青州  
 因謂澄歆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  
 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  
 勒陷京師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勒甚悅之謂其黨孔  
 羨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羨曰  
 彼晉之三公必不為我尽力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  
 使人夜排墻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  
 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  
 至今日時年五十六顧惜之作益贊亦稱衍豈豈清  
 峙壁立千仞其為人所尚如此

四

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卒動便識其意  
行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  
為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  
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行  
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隆尤重澄及王敦更  
敬嘗為天下人士目曰何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  
三澄嘗謂行曰兄形似道而神峰太雋行曰誠不如  
鄉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海所題目者行  
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時王敦謝鯤更敬阮脩  
皆為行所親善號為四友而亦與澄狎（自註）末行以  
澄為荊州刺史敦為青州行因問以方略敦曰當臨  
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解義鋒出筆略無方一坐嗟服  
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使脫衣上樹探  
殼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後（自註）徵澄為軍諮  
祭酒時王敦鎮豫章澄過詣敦澄夙有盛名出於敦  
右兼勇力絕人素為敦所憚澄猶以舊恩每敦怒  
令力士路戎縊殺之

郭舒

後  
之秀  
郭舒字稚行鄉人范曄宗人郭景咸稱舒當為後來  
之秀王澄聞其名引為別駕荆土士人宗獻常因酒

引堯  
舜諫  
王

忤澄澄怒叱左右捧獻舒屬邑謂左右曰使君過醉  
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搯  
其鼻炙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獻遂得免  
○後王敦乃召為從事中郎會高官督護總坦請武昌  
城西地為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  
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舒曰公聽舒一言昔堯立  
誅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為勝堯  
舜邪敦曰卿欲何言舒曰總坦可謂小人疑誤視聽  
奪人私地以強陵弱晏子稱君曰其可臣獻其否以  
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眾咸壯之  
為梁州刺史卒

樂廣

約言  
析理

樂廣字彥輔南陽清陽人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為業  
人無知者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  
所不知默如也衛瑾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  
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天命諸子造  
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焉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  
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覓已之煩其為  
識者所歎羨如此累迁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  
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

抄雲  
霧靄  
青天



善之  
善言

不帶  
蛇即  
角影

風流  
皆首

名教  
內有  
樂地

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无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又問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用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用影也復置酒於前如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否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痾頓愈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命駕為剖析之玠病即愈廣歎曰此賢曾中必

十五

无膏育之疾廣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為稱首焉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又使詣廣廣性清得愛髦有神檢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為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為得之矣○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亦任放為達或至裸体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尔後位至尚書令竟以憂卒

史臣曰漢相清靜見譏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其尸祿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潘冲善發談端爽

聖

澄

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預漆園而高視彼既憑  
 虛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旁委寶財衍則自保其  
 身寧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籍手大羊之侶鋒鏑  
 如雲夷甫區區焉佞彼凶渠以求容貸頽牆之隕猶  
 有禮也○平子肆情傲物對境難堪終天歎生自貽  
 伊敗且夫衣服表容珪璋範德聲移官羽彩照山華  
 布武有章立言成訓澄之箕路不已其矣若乃解相  
 登枝裸形捫鵲以此為達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  
 詎及道朕將聖事垂跼指操情獨往自天其生者焉  
 昔晏嬰突莊公之尸樂令解愍懷之客豈聞伯夷之  
 風欤慳夫能立志者也

贊曰晉家求士乃構仙臺陵雲切漢山叟知材濟沖  
 居鼎鼎談優務劣夷甫兩頭退求三穴神亂當年忠垂  
 曩列平子陵侮多於用拙樂令披雲高天澄徹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卷之九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卷之十

列傳

鄭袤

鄭袤字林叔滎陽人也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為不亡矣泰始中以袤為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繆坦就第拜授袤前後評諫至于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為司空吾時為侍中受到謗聲君徐公語吾曰二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迹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斐諡曰元

二公  
上應  
天心

劉毅 賦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幼有孝行少厉清節僑居平陽太守杜預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咸寧初轉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蓋質饒武帝嘗南郊禮畢喟然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相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為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相靈其已甚乎對曰相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

萬之  
諸葛  
豐

不得  
生  
三六

殆不如也帝大笑曰相寧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  
故不同也毅在職六年迁尚書左僕射毅以魏立九  
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是以上古品无塞門  
下品無勢族雖職名中正實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  
八損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  
一代之美制疏奏優詔答之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  
言議切直无所曲撓為朝野之所式瞻嘗散齋而疾  
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  
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太康六年  
卒武帝抚机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封儀

同三司子曠

法冠

曠字長升正直有父風初父毅疾馮統奸佞欲奏其  
罪未東而卒至是統位官日隆曠慨然曰使先人在  
不今統得无患轉侍御史父之武庫少尚書郭彭率  
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曠正色詰之彭怒曰我能焚君  
角也曠勃然謂彭曰君何敢恃寵作威福天子法冠  
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彭伏不敢言眾人解釋乃  
止彭又貴愛侈每出輒從百餘人自此之後務從簡  
素惠帝復祚曠為左丞正色立朝二聖清肅後石勒  
殺之

劉毅 劉曠 十一 二

和嶠

森如十  
大松

專而坐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太  
 傅從事中郎庾敳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  
 何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賈充亦重之稱於  
 世帝入為給事黃門侍郎遷中書令帝深器重之舊  
 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為監嶠鄙勗為人以意氣加  
 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  
 ○嶠見太子木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  
 季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嶠退居相  
 稟慨歎知不見用猶不能已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  
 不以儲君為憂帝知其言忠每不醉和帝即位拜  
 太子少傅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帝問嶠曰卿  
 昔為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  
 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元康二  
 年卒嶠家產豐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  
 世杜預以為嶠有錢癖

武陔

武陔字元夏沛國人也父周魏衛尉陔沉敏有器量  
 早獲時譽與二弟韶叔夏茂季夏並總角知名雖諸  
 父兄弟及鄉閭宿望莫能覓其優劣同郡劉公榮有

和嶠 武陔 十之三

知人之鑒常造周周見其二子焉公榮曰皆國士也  
元夏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為亞公叔夏季  
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位至開府儀同二司詔位至  
散騎常侍茂名亞於陔位至尚書茂清止方直聞於  
朝野一日在酷天下傷焉

任愷

以社稷為已任

任愷字元泰樂安博昌人少有識量尚魏明帝女晉  
國建為侍中愷有經國之幹性忠止以社稷為已任  
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泰始初愷與齊亮之為人  
不欲令久執朝政每裁抑焉會秦雍寇擾天子以為

朋黨紛然

夏愷與庾純請用亮鎮撫於是詔亮西鎮長安亮用  
荀勗計得留亮既為帝所遇欲專名勢而庾純張華  
溫顛向秀和嶠之徒皆與凱善楊珉王恂華廩等亮  
所親敬於是朋黨紛然帝知之召亮愷宴於式乾殿  
而謂亮等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亮愷各拜謝而罷  
既而亮等以帝已知之而不責結怨愈深外相崇重  
內甚不平亮與荀勗馮統承間侵潤謂愷憂後用御  
食器愷遂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檢數是愷妻有長  
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愷既免而毀謗益至帝漸薄  
之愷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

一食萬  
萬錢  
猶云  
下同  
下助

以公子奢侈每食必尺四方珍饈惟乃踰之一食萬  
錢猶云無可下筋髮後起為大常。初魏舒雖歷位  
郡守而未被任遇愷為侍中薦舒為散騎常侍至是  
舒為開府領司徒帝臨軒使愷拜授舒雖以弘量寬  
簡為稱時以愷有佐世器局而舒登三公愷止守散  
卿莫不為之憤歎也愷不得志竟以憂卒。子字字  
子倫幼有父風才望不及愷以淑行致稱為清平佳  
士歷刺史大鴻臚

崔洪

崔洪字良伯博陵人也高祖寔著名漢代。洪少以  
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  
無後言。世為御史朝廷博之尋為尚書左丞時  
人為之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鷄在北為  
鷹迂吏部尚書唐雍州刺史郤詵代已為左丞詵後  
糾洪洪謂人曰我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  
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  
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贊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崔  
侯為國奉材我才見奉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  
斯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洪口不言貨財手  
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嘗譙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

自射  
挽弩

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耳然寔母其常性故為說說後為大司農卒

**史臣曰**幽厉不君上德猶懷進善共驩在位大聖之所不堪况乎志士仁人寧求苟合懷其寵秩所以繫其存亡者也雖復衆口銷金投光拔劍馳書北闕敗車循踐而諫主不易譏臣寔難劉毅一遇質亮任和兩遭虜受許觀餘烈亦各其心焉若夫武陔懷魏臣之志崔洪愛卻誅之道長升勸王弥之尊何攀從趙倫之命君子之人觀乎臨事者也

**贊曰**仲雄初令忠譽揚庭身方諸葛帝擬相靈大業非楊元驤誚賈和氏條暢堪施大厦崔門不謁声飛朝野侯中武陔輔佐之才何攀平久冤濫多迴

劉頌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世為名族同郡有雷蔣毅曾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為之語曰雷蔣毅曾劉最為祖威益中頌守廷尉時尚書令史苞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号為詳平。轉河内太守草具所陳如左顧准萬載之事理在一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使數世賴之又論由

所以  
比張  
釋之



以女  
嫁同  
系

刑見刑法志及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  
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  
怒悼頌持正而不能害也頌位至光祿大夫卒。初  
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  
改姓陳氏中止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  
根系而出皆為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為婚可也  
友方欲列上為陳為所止故得不劾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  
宜詳辨刑名該敷政體雖文慙華婉而理歸切要將  
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郎顛而有餘逮

元康之間賊臣專命本朝戰慄苟避迺臨頌以此時  
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古之遺直  
何以尚茲至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  
卒不避讎者欤。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  
愜事當蓋登晉可觀及銳志銓衡留心隱沈潘冲期  
之識會豈虛也哉

**贊曰**劉頌剛直義形於詞自下摩上彼寔有之李重  
清雅志迺無私推賢拔帶嘉言在茲懋哉兩哲邦家  
之基

傳文 咸

開不  
請之  
路

祭  
坐  
次

羣  
生  
風

博玄字休奔北地人也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  
 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州奉秀才除郎中與東  
 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國帝）即位廣  
 納直言開不諱之路玄上疏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  
 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後上疏曰奸奉  
 五臣无為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夫儒孝者王教之首  
 也俄遷侍中後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  
 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鄉上絕席其入殿  
 按本品秩在諸鄉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  
 宮為殿內制玄位在鄉下玄恚怒厲声已而責謁者  
 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寮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  
 更純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是坐免官然玄天性  
 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數暮  
 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攝伏臺閣生風尋  
 卒玄少專心誦孝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為傅子  
 為內外中篇行於世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  
 王沉沉與玄書曰自有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  
 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揚墨之流迺齊孫孟於往代不  
 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子咸

博玄 咸 十 八

仇推賢樂善常慕李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厲文論雖  
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潁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  
近乎詩人之作矣。咸寧初襲父爵累遷尚書右丞  
咸以世俗奢侈上書曰臣以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  
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本帛皆有其制竊  
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灾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  
曹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梁肉古者后  
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  
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入稠地狹而有儲玄圃  
於節也今者士曠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  
儉當詰其奢者不見詰轉相高尚使諸部用心各如  
毛玠風俗之移不難矣。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  
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楊駿咸因奏愷急詔媚  
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帝以駿管  
朝政有詔不問咸復與駿箋諷切之駿意稍折漸以  
不平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  
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  
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他了事了作癡復爲  
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止八坐此未易居以君尺性  
而甄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威

了官事

咸 十已九

觸猛獸之鬚

論又任

勁道忠果効按

蒼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  
 不為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  
 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直或不忠允  
 欲以亢厲為貴故致怨耳安有控控為忠益而當見  
 疾乎。迂御史中丞時汝南王亮輔政專權咸諫曰  
 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邪而鄰孽  
 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願願觸猛獸之鬚耳所以敢  
 言庶殺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孽天子逆鱗欲以尽  
 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為惡必將以此見怨亮不納  
 後母夏主官起為司隸校尉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  
 交私請托朝野溷殺咸奏免河南尹潛等京都前然  
 貴戚攝伏咸以聖人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唐典  
 三載考績九年黜陟其在周禮三年大比孔子亦云  
 三年有成而中間以來長吏到官未幾便迂百姓困  
 於無定吏卒疲於送迎詔曰政道之本誠宜久於其  
 職咸奏是也吳郡顧榮嘗與親故書曰傳長虛為司  
 隸勁直忠果効按驚人雖非周才備亮可貴也空官  
 吏曰武帝監觀四方平章百姓永言啓沃任切諍  
 臣傳玄躋彊直之姿懷匪躬之操抗咥止芭補闕弼  
 違謬謬當朝不忝其職者矣及乎位居一獨彈擊是

傳成 十已十

有家  
聲

司家能使臺閣生風貴戚斂手垂則代鮑高何以加  
之然而惟此褊心之弘雅之度驟聞競爽為物議所  
譏惜也古人取戒於韋弦良有以也○長震風格疑  
峻非隊家聲及其納諫汝南獻書臨晉是諫直之地  
有先見之明矣博祗名人之子早樹風猷崎嶇危亂  
之朝匡救君之際卒能保全祿位可謂有道存焉  
贊曰鴟鴞身諒實推朝均美志厉疆直性垂美曠長震  
剛簡牙虧風尚子莊才識爰膺表職忠績未申泉途  
遽逼

閻續

閻續字續伯巴西人也博覽墳典該通物理父卒繼  
母不慈續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續盜金父時  
金在玉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續无怨也孝謹不  
怠母後意解因子祭酒鄒湛以續不堪佐著薦於秘  
書監華嶠二曰此職閑虛重責勢多爭之不暇求其  
才遂不能用○啟懷太子之廢也續與棺詣闕上書  
理太子之冤曰臣伏念前太子適生於聖父而至此  
者由於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母  
見選師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擊鐘鼎食之家希有  
寒門儒素如衛紹周文石奮踈庸洗馬吉人亦玩汲

論  
子

哭張  
華叱  
賈謐

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所以致敗也  
臣素寒賤死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通念昔楚國  
处女諫其王曰有龍无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當  
備近取魚未能自結天日情同閻寺控二之誠皆為  
國計以死獻忠伏須刑誅書御不省○及張華遇害  
賈謐被誅朝野震悚續獨抚華乃慟哭曰曷語君遜  
位而不肯命不免命也夫過叱賈謐曰小兒亂  
國之由誅其晚矣皇太孫立續復上疏朝廷善其忠  
烈擢為漢中太守趙王倫死營是續以重轉其家續  
不護細行而慷慨好大即卒於官

閻續  
忠直  
重義

史臣曰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冤然臣懼亂政之參夷  
攝淫嬖之以刃遂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羞爵憤而  
吞声閻續伯官既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政或輕生重  
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誅輿棺以趨鼎鑊察言觀  
行豈非忠直壯乎顧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隸  
齒也茂伯篤終哭王經以全節休然道遠理都艾以  
成名故得義感明時仁流枯骨垂垂勅追論新息亦  
布奏事彭王弗之尚也

續曰感義收會篤終理文道既相存身亦俱泰續伯  
區與視陳暮信茲淫嬖非遂良而發其笑何美乎



